喜欢回车键

□毕淑敏

不要和任何人赌气。不要和男人赌气,不要和看不起你的人赌气,不要和上天赌气。有的时候,你什么都没有做错,只是不能如意。就把它放下,轻轻地,不再回头。

喜欢电脑键盘上的回车键,另起一行。

人生有很多时候,这个句子写不完了,就停笔吧。放下不是失败,只是新的一行开头。

我年轻的时候,很喜欢赌气。赌气这个东西,有的时候会激发一个人的斗志。你说不行,我偏要做出个样子给你。很多人在成功之后,会貌似宽宏大量地说,我要感谢某某,当初如果不是他小看我,蔑视我,我就不会有今天。

我相信这些话都是发自肺腑,我也相信这份垃圾燃烧起的火焰,会成为初始的推动力。但是,后来呢?

人一定要有后来的,垃圾可以点燃一座小窑,烧几块砖头,却不能推动航天飞机直上苍穹。后来的后来,一定要与远大而神圣的目标相连,这样就会提供源源不断的方向感,就会调动起不竭的动力。

也许有人会说,我一听什么大目标就心烦。我就不相信没有大目标,人就没法活。我愿意整天纸醉金迷得过且过,你能奈我何?

我觉得如果你认定要那样走过你的一生,别人是一点办法也没有,这当然是你的自由。只是无数人的历史证明了这一点,只有远大的目标才能带给人超拔于一己生命之外的庄严感,而这种感觉,是精神的维生素。

也许有人要说,那你能拿出物质证据来吗?比如一个人有远大的目标,另一个人没有远大的目标,把两个人的血液抽出来化验一下,有什么区别吗?

哦,如实说,截至目前,检测并不能提供这样的证据。

也许有人说,没有证据,你如何让我们信服你呢?问得有道理。心理学在很多方面只是假说,这也许正是它最神秘和纷繁莫测之处了。

原谅我,只能用一个猜想来回答。也许,在我们祖先漫长的进化过程中,只有那些充满了理想的人,才比较不气馁、不妥协、不屈服,在黑暗中看得到微光,在困境中不缺乏勇往直前的勇气。而那些目光短浅的人,比较容易沮丧和放弃,失去了生存的机会。

从这个意义上讲,希望不但帮助了人类的进化,而且使人得到了更多存活的机遇。有一个远大的目标,不仅仅对于整体是需要的,对于个体也是福音。

大家V微语 不间断的阅读

□王蒙

●首先是19世纪俄罗斯文学,在上世纪50年代的时候形成一个俄罗斯文学的阅读高潮,托尔斯泰、普希金、契诃夫、果戈理这都是如数家珍的,有的甚至于反复的读,有的还能背下来。

●然后很快就进入到对法国文学的阅读了,对巴尔扎克、莫泊桑、雨果的沉醉,他们对我的影响也非常大。

●我还要特别提到,在我逆境的时候,我读的最多的是狄更斯,像狄更斯的《双城记》,跟我的处境没有任何直接的关系,但是它告诉我,在历史的转折当中每个人都有可能受到意料之外的境遇和考验。狄更斯这点写得最好,所谓"这是最好的时代,这是最坏的时代"。

●此外,对前苏联的作品我也有一种热爱,比如说法捷耶夫,他那种对社会主义的追求、对共产主义思想的那种理念非常深厚,即使他有碰到了一些让他心情变得很复杂、很沉重的东西,但是他的文学的使命感不变。还有视野广阔的爱伦堡,他的《暴风雨》中不同场景随时切换,写出了世界的复杂性。像我写《青春万岁》的时候,我不断地看《青年近卫军》,在歌颂苏维埃青年人的精神面貌的时候,没有一个人能比得上法捷耶夫,他写出了他的理想,写出了他所追求的那种美好的青春。

●当然,后来我接触的就更多了,比如美国作家辛克莱、约翰·契佛,以及中亚诗人纳瓦依、莪默·伽亚谟的作品也使我受到启发。

谈天说地 江南风味腌笃鲜

□沈嘉禄

雨后春笋,惠风和畅,郑板桥在泛潮的宣纸上写下一行诗:"江南鲜笋趁鲥鱼,烂煮春风三月初"。卖文为生的穷秀才如郑板桥,还吃得起竹笋煮鲥鱼。还有一个会吃的李渔,用春笋配刀鱼,那是山鲜与河鲜的刎颈之交。

这两样江鲜,鲥鱼如今已大规模养殖,品质与往昔不可同日而语。刀鱼今年禁捕令已下。不过,银光闪闪的刀鱼在市场上或许仍会犹抱琵琶半遮面——早有人用海刀或湖刀冒充江刀。

好在我们还能吃到竹笋。我最爱油焖笋,用素油煸透,加绍酒、虾子酱油、白糖,若想奢侈一把,干脆剥了河虾子炒干后来拔鲜,成菜油亮,咸中带甜,酒饭两宜。或取几尾小黄鱼稍煮一下拆骨留肉,笋尖切碎,荠菜切末,煮一碗荠菜黄鱼羹,起锅后撒白胡椒粉,鲜香肥腴。

上海人家对春笋的最高礼遇就是经典名菜腌笃鲜了。取黄泥竹笋十几只,五花肋条肉一大块,新风咸肉一大块,也可取隔年咸猪脚一对,画风粗犷但味道更为扎实。五湖四海地挤进一只大砂锅,大火煮沸,撇去浮沫后转小火焖,汤色清雅,情意浓稠。吃了一顿,留下半锅,还可以加些百叶结与莴笋再烧,赛过一场精彩大戏的谢幕。

竹笋切丝炒咸菜,最好再加点肉丝,小煸小炒的风格,小家碧玉的味道,过粥过泡饭一流,做面浇头也不觉得寒酸。

我也爱毛笋。毛笋在竹笋快下场时再登场,毛笋不抢戏,有情有义。以前菜场里毛笋上市的辰光真是便宜得满街掼,妈妈从菜场里抱一只粗壮的毛笋回家,像抱着一个小毛头,累得气喘吁吁的。剥壳后咔嚓一声对半劈开,斩成大块,在锅里加盐炒至出水,再加咸菜焖透,起锅前加一勺素油,有一种清新简朴的山间野香飘逸,盛几大碗,可以放开吃。在物资匮乏的年代里,这种体验多么难得!不过妈妈还是要警告我:毛笋刮油水,多吃胃里要潮。所谓潮,是一种很难用语言形容的不适反应。

毛笋还能做成笋脯,可以储存较长时间。若加黄豆共煮,就是笋脯豆;加花生米,就是笋脯花生。以前妈妈是经常做,晒干后寄到新疆去,给二哥补充营养。

绍兴人做干菜笋,加入大量毛笋片,日后与猪肉共煮,味道更佳。看绍兴人切毛笋片真是有趣,他们是骑在长凳子上切的,下面垫一只大脚盆,一会儿工夫就是满满一脚盆!

宁波人还会将一下子吃不了的毛笋腌起来,埋入甏内压紧,入夏后慢慢享用。盐煮笋吃起来也相当够味,带一丝清酸味更佳,如今在宁波风味的酒家作为冷碟供人下酒。

浙江人称之为扁尖笋的笋干,表面结一层盐花,极咸,煮汤前须在水里浸泡一夜。杭帮馆子里的老鸭汤,全靠扁尖笋来帮衬,吃饲料长大的鸭子已经没多少鲜味了。扁尖冬瓜汤在夏天是消暑良品,价廉物美,老少咸宜。

20年前,我在方浜中路藏宝楼里看到一老者手持数条竹根兜售,每根长约一米,100元一根,有人嫌贵。我倒是真喜欢,就随手挑了一根。竹根属另类印材,椭圆形的截面坚实密致,可以刻闲章,玩久了也会起包浆。现在藏宝楼也关门了,若要买竹根,就不知去哪里寻觅啦。

春色徐徐入怀来

□曹南才

春天,在人们心里总是充满着温馨和圣洁。人们总盼望着趁春色盎然,春暖花开的日子,到漫山遍野去踏青赏心,观看百花盛开。

春天仿如一幅徐徐展开的画卷。如果为一时之因未能亲赏春色不要紧,因为春天有初春、仲春、季春、晚春,次第而来。"春雨惊春清谷天",各个时节,从立春、雨水,到惊蛰、春分,一直到清明、谷雨,到了阳历的四月末五月初也还是春天的日子,而且都有美好的诗篇伴随。初春有杜甫的《春夜喜雨》:"好雨知时节,当春乃发生。随风潜入夜,润物细无声……";孟浩然的"春眠不觉晓,处处闻啼鸟。夜来风雨声,花落知多少。"继而有贺知章的"碧玉妆成一树高,万条垂下绿丝绦。不知细叶谁裁出,二月春风似剪刀。"到了三月,有李白的诗"故人西辞黄鹤楼,烟花三月下扬州……",欧阳修的词"清明上巳西湖好,满目繁华。……路转堤斜。直到城头总是花。"古人说的是农历,二月其实是阳历的三月,烟花三月,则是清明谷雨的时节了。那还是春意娴熟、意乱情迷的好时光,这时候徜徉在春天的脚步里,依然别有风味。

春意又仿如一种百花盛开的意境。即使到了五月,到了立夏小满,夏季降临,春意仍然撩人。我不由得想起白居易在庐山上的一首诗:"人间四月芳菲尽,山寺桃花始盛开。长恨春归无觅处,不知转入此中来。"本来,诗人以为大地正属春归、芳菲已经落尽,遂为春光的匆匆不驻而感到烦恼和失望时,却没想到一幅瑰丽的景色映入眼帘。好大片的桃花四月以后才开始盛开,始料未及的春景冲入眼中,这是何等的惊异和欣喜!白居易说的四月,就是阳历的五月,却依然有桃花璀璨,而且这时候还有满园樱花、漫山杜鹃、白黄杏花、鲜红木棉等等互相辉映,让人饱览无余。对此,司马光还有四月的《课中初夏》:"四月清和雨乍晴,南山当户转分明。更无柳絮因风起,惟有葵花向日倾。"多么赏心悦目的风光!

春色更仿如一片花容月貌的寄象。我国是个鲜花国度,一年四季花开不败,每时每刻都宛如有春色辉耀。不但有春兰、夏荷、秋菊、冬梅这四季名花,不同季节还有各种各样的花种,譬如槐花、桂花、紫荆、山茶花、月季花等,轮番温暖人间,让我们的生活永远充满阳光,永远花好月圆。当我们庆祝战胜了一切自然灾害,敞开双臂,把大自然拥入怀中,该是一种多么难以形容的幸福啊!

又逢古村落叶时

□周蓬桦

井塘村的落叶不同于别处,因为它的每一道脉络都在诉说。而且,井塘村的落叶不依赖于秋风的急缓,是那种自然而然地飘落,散发隐逸、安详和恬适的气息,似乎它甘愿归隐到时间里去,在树根下化作腐殖质的土壤,化作旧乡村的风景坐标。

我伫立在井台观察和谛听:发现一枚叶片落在深井里了,悄无声息,像一个柿饼,落在一副饥饿的胃里。古老的井塘像一头老牛的胃囊,有太多的褶皱,正在秋风中反刍从前。

它记下的,全是农历节气,春日溪水和夏日炊烟飘远的方向,记下蚕豆花又在篱墙边开了几朵,磨坊密布的蛛网捕捉了多少飞虫,夜晚如豆的油灯和婴儿战栗的哭泣,以及深夜的胡同里月光投射下大块黑色的斑影,小时候在这样的夜晚,适合捉迷藏。

当然,它还记住了飘忽的风雨,木门叮哐作响,油灯被风吹灭,土炕上静坐着一位哺乳期的女人——这个女人多么像我的母亲。

是的,大凡出生于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的乡间游子,后来经过读书或其他渠道走出了乡间,或走南闯北深谙江湖险恶的人,只要来到青州南部山区的井塘村,在村口一站,就会被村头草垛边流淌的溪水勾起情愫,像打翻了五味瓶,心绪骚乱,甚至会产生大哭一场的欲望。

此刻,"往事依稀浑似梦,都随风雨到心头"或"儿童相见不相识,笑问客从何处来",这一类浪子还乡的句子像星星一样蜂拥而至,揪出内心柔软与感伤的线头。

这线头一扯,就会牵出一个漫长无际的农耕时代,另一端连接着树木的根、虫子的须和狗尾草的穗,连接着火柴、炉灰、羊皮袄和猪下水。

木心诗云:"从前的日色变得慢/车、马、邮件都慢/一生只够爱一个人//从前的锁也好看/钥匙精美有样子/你锁了人家就懂了。"而眼前的井塘村,从前的屋舍是连锁都不落的,因为村子里的大部分人家居住在山上,想把日子过快了都没有可能性。令我担心的是上山的光滑石径,如果遇到大雪天气怎么办?尽管用文艺家的眼光旁观,一场雪会把一座山村涂改得很美术,晶莹透明像童话的宫殿,但乡民们的生活会比较麻烦。当然,最令我担心的是年轻人的婚配,如果从外村迎来了某位漂亮的新嫁娘,轿子抬不到山上怎么办?新娘不习惯走山路,不小心跌倒了怎么办?诸如此类——毕竟,烟火凡尘的日子是实实在在的呀!

井塘村已经在大地上存在了500余年,村民的迁徙也是近年间的事,他们当年刀耕火种的痕迹永远留在了村子里,那劳动的农具,窗台上的旧鞋子,睡房里的木衣柜,天井里的饭桌和石凳,还有乡民们度过的快乐时光:在古树下的草台敲锣打鼓,拉二胡,吼山歌,说书唱戏。

漫步村口,我的脑海里不时转动着一个疑问:无论快与慢,它们各自的好与坏究竟在哪儿?快与慢的焊接点与分界线在哪里?但不管怎样,井塘村的意义在无序开发的城市化进程中愈发凸显,注定在时光的宝盒里成为一颗明亮的珍珠。

留守的村民对我说:"你应该夏天来呢!这个时节太萧条。"

不等我作出反应,他就开始数落夏天井塘村里的诸多妙不可言,比如漫山遍野的野果子,溪水旁边的鸟蛋,树丛中低飞的萤火虫,草垛里新出生的小刺猬。

而眼下只有众多金黄色的落叶,在哗哗地落。落叶很快堆满了村子中央的井沿和轱辘头的周围,它们在诉说什么呢?说不清。

我暗自打算,明年夏天来井塘村找一间茅屋住上两天,看明月升上东山,照亮花梨木的窗格。

版权所有 违者必究

零售专供报
总值班:杨 军
一版编辑:赫巍利
一版美编:冯 漫
图 编:王泰舒

本版稿件作者如涉稿酬,请与lswbscgh@sina.com联系

6 935970 566666

总第8986期 社务管理部:22698080 编采管理部:22699233 发行部:22853760 广告部:22699260 22699261 订报热线:22895302 社址:沈阳市青年大街356号 电报挂号:1032 邮编:110003 广告经营许可证:辽工商广字01—257号 印刷:辽宁金印文化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零售价:1.00元/份 订阅价:300元/年